



香港第一個女警察

香港警察中，女警約佔百分之十五

香江之最

1949年之前，香港警員多是山東人和印度人，尚無女警。

1949年12月1日，警隊從新加坡招募了一名女子來港，擔任香港首位女副督察。

她的名字叫高健美(Kimmy Koh)，真名叫許錦鴻。

女警的出現，乃香港紀律部隊的大突破。

高健美，馬來西亞出生，獨生女，隨家人遷港居住。

1949年年底，警隊擴大招募，並首次招募女警。

高健美個性好動，喜歡尋找新刺激，嘗試他人沒有做過的事。

看到招募警員的廣告，立即投考。

父母知道她投考警察，屢加反對。

高健美我行我素，毅然寄出申請信。

由於她有相當學歷，結果被取錄。

高健美無需配槍執勤，只擔任文書工作，如傳譯和錄取口供等。

後來也負責檢驗賣淫、聚賭等案件。

在任期間，高健美向上級提議招募女警，以協助處理繁重工作。

兩年後，警隊增聘了十名女警員。

1951年8月，招募的十名女警於警察訓練學校畢業，編號為5001至5010。

這十名女警，從兩千多名應募者中篩選。高健美順理成章成為教官。

畢業後，這批女警分別編入各警區刑事偵緝部。

女警中的5010林靄思(人稱十姐)，是香港首位持槍的女警。

而今，女警所佔比例近百分之十五，其中督察級的督察當中，逾兩成為女警，男女警比例，幾乎世界最高。

高健美於1952升為督察，1961年退休。

戮人高興 自己破財

□梁羽生

何淡如嫁女，自撰諱聯一副：
打仗打鏢，不過戮人高興；
搬埕搬塔，總之自己破財。

「戮人高興」是廣東俗話，「戮」字讀如「鄧」，有「陪」和「增」的意思在內。

「搬埕搬塔」也是廣東俗話。「埕」和「塔」本是指一般「雜物」，但在此處，則是指送給女兒的「嫁妝」了。

此聯是頗能道出做「外父」的心情的，一笑。

何淡如還有幾副寫得頗為趣怪的雜聯，一併錄下：

水手落水，水鬼拉住水手手；

火頭吹火，火星飛上火頭頭。

「火頭」即廣東話的廚子。

廣東人喜歡吃狗肉，由來已久。雖然始於何時，難以稽考，但在何淡如的怪聯中，就有一副是寫吃狗肉的，聯云：

狗仔煨壞，巧笑倩如穿黑服；

蝦公蒸熟，鞠躬如也着紅袍。

「煨壞」，是「燒焦了」的意思。「巧笑倩如穿黑服」是形容「狗仔煨壞」之後「依起棚牙」的形狀，「鞠躬如也着紅袍」則是形容「蝦公蒸熟」之後的彎腰形狀。

這副對聯，可說是寫得很「形象化」的。

(摘自《名聯觀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雜誌

□祝伊欣

間接影響了稍後台灣雜誌如《筆匯》等。

《文學世界》，創刊於1954年4月1日。黃天石(傑克)主編，香港中國筆會出版，以穩健態度介紹傳統文藝，接觸世界文學，以達「四海一家」理想。創作以寫實風格為主。

《詩朵》，王無邪、岑崑南、葉維廉三人合編的詩刊，1955年創刊，出版了三期。

《文藝世紀》，1957年由張千帆創辦，朱果主編，純文藝刊物，每期有「青年文藝專頁」，刊物辦了十二年，1969年結束。

提倡現代文學創作

除了文學雜誌之外，文學藝術團體也值得介紹。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1958年底註冊成立。在這之前，他們成員岑崑南、王無邪與葉維廉曾於五十年代中創辦《詩朵》，其中有《免徐速的詩籍！》、《試評「高原的牧歌」》諸作，批評了五十年代的浪漫詩風、鼓吹現代詩的創作與翻譯。詩朵社並出版了崑南的詩集《吻》，創世紀的冠冕！》。

協會在1959年創會的宣言中，提到「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目前整體的流離」、「文化思想的支解」，希望聯結各方力量，「共同堅忍地正視這個時代」、「共同

表現中華民族應有的磅礴氣魄」、「共同創造我們文化思想的新生」。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同年創辦《新思潮》，有文學及藝術的評論與創作，譯介了西方現代作家如普魯斯特、田納西·威廉斯、加繆、希門涅斯及法國詩人的作品，亦有與香港社會、文化有關的評論如《聯合書院風潮紀實》、《商業化的文化事業》等。1960年主辦第一屆香港國際繪畫沙龍，並於4月19日至23日在聖約翰禮拜堂舉行展覽。1962年和1964年舉辦第二、三屆。

《新思潮》停刊後，現代文學美術協



會在1961年出版了崑南的小說《地的門》。1963年又創辦了《好望角》，繼續鼓吹現代文學與美術的創作。

六十年代文學雜誌

《華僑文藝》在1962年創刊，由丁平主編，包括港、台作者如上官寶倫、盧柏棠、楚戈、謝冰瑩、沈甸等，亦曾刊載李金髮的回憶雜文。雜誌後改名為《文藝》。

《水星》由李雨生創辦，1964年創刊，有莫洛亞專輯、水星隨筆等，雜誌設有水星俱樂部，聯絡讀者。內容以隨筆散文取勝。

《海光文藝》在1966年1月創刊，黃蒙田與蘇章主編。據蘇章後來的回憶，是「想把它辦成一個中間面貌低調子的月刊，爭取台灣有稿來，刊物能銷台。」刊物上有舒巷城、史得、姚克、簡而清、李英豪、亦舒。《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引起注意。由於內地「文革」的影響，刊物辦了一年零一個月就停刊了。

《純文學》在1967年創刊，香港文藝書屋的王敬義為督印人、台灣的林海音任主編，出版香港版及台灣版，香港版增加與香港有關的文化訪談。是走平穩路線的文學刊物，亦有「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欄，介紹「五四」時期作品。

六十年代的其他文學刊物還有：

《風格》詩刊，戴天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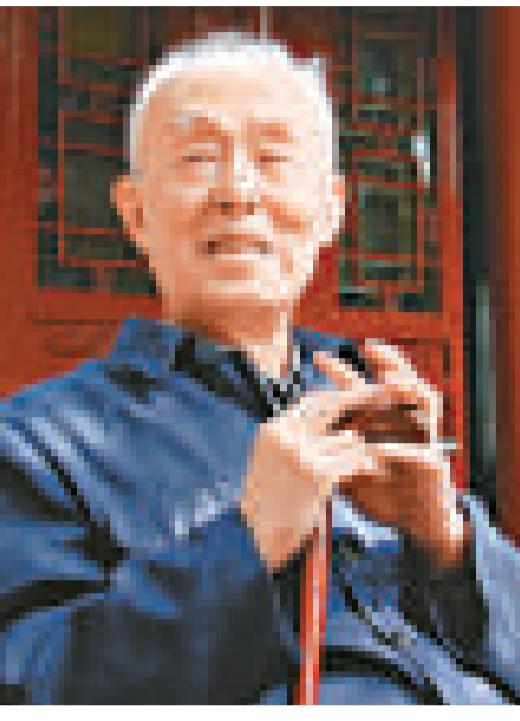
《文壇》，盧森主編，以小說為主。

《小說文藝》，1965年出版，作者

有梓人、柏雄等。

《文藝伴侶》，1966年創刊，出了

四期。



虛懷若谷、平易近人的季羨林

憶季羨林與覺群編譯館

曹曙紅

2009年盛夏，天氣格外的熱，老天殘酷地讓我們在流汗之餘，還在心中淚如雨下。7月13日，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國學大師先後辭世。深切緬懷中，我不禁想起唯一一次拜謁季羨林先生的情景。

大師風範

2002年夏天，也是這麼炎熱，我與上海玉佛寺寺務處副主任慧覺法師冒着酷暑來到北京。此行的任務有二：一是與宗教文化出版社商談出版《覺群叢書》事宜；二是拜望九秩高齡的季老，聽聽老人家關於佛學編譯方面的指點並邀請其擔任「覺群編譯館」名譽館長。

邀季羨林任名譽館長

這裡有必要交代一下，覺群編譯館於2002年初開始籌備，正式創辦是在2002年11月，是「為進一步提高弘法工作的水平，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佛學研究的先進成果、彌補國內佛學研究過程中缺乏原典著作的缺陷而創辦的、隸屬於上海玉佛寺覺群佛教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的編譯機構，覺醒大和尚任館長。」

在《覺群佛學譯叢總序》中，覺醒大和尚清楚地道出了覺群編譯館暨其衍生產品《覺群佛學譯叢》的創設緣起，序言寫道：

佛教，作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見蓬勃，從東瀛至南亞，從德意志、法蘭西至英吉利，於研究南傳佛教聖典及歷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因此之故，時有台灣藍吉富民主編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百冊，介紹國際佛學術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內容廣泛，對於國內學界拓展學術視野，提升佛學研究水準，甚有裨益，可喜可賀！惜其著作多屬近代，且以日文為主，時過境遷，歐美近代之後之佛學研究日新月異，相關成果不斷湧現，將此類新知卓見譯為漢語，嘉惠學林，已成迫切之勢。

藉此因緣，敝寺故有覺群編譯館之設立，集思廣益，斟酌權衡，適時推出系列《覺群佛學譯叢》，實欲借古人譯梵為漢之經驗，取信、達、雅之準則，推陳出新，俾在家出家，兩俱得益。佛法雖重在行持實證，佛經所說理趣，亦無不為求證生死大事之門徑，若依文解義，理事分途，則徒成慧業，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針對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傳教之事，況時際凋世，佛法傳揚端賴因緣，適應時會，則日以廣信，僧伽寄產塵寰，豈可遺世而獨立者乎！

倘能以此譯叢為契機，重視我國古代傳譯之漢文聖典，探悉諸宗玄義，同時攝取世界各地區佛法之優長，融貫現代國際佛學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深信國內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出現，佛教亦將進一步充實與光大。

萬事開頭難。創辦編譯館離不開專家的支持和參與。放眼中國佛教界及社會學術界，在翻譯方面最有成就的莫

過於首位榮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的季羨林了。

拜望季老之行，緣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的牽線搭橋。錢文忠是季老的關門弟子，在佛學研究及經典翻譯方面有深厚造詣。當我們談起編譯館能否請某一名家擔任名譽館長以擴大影響時，錢文忠脫口而出：「可以請季羨林先生！」我們當時聽了都覺得不太可能，季羨林是當代著名的國學大師，德高望重、深居簡出；豈能隨意親近？況且，季羨林是個大學問家，對於一個普通寺院興辦佛學翻譯事業是否有信心？

錢文忠的一番回答逐漸打消了我們的疑慮，他說：「首先，作為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文學家，季先生在學術上造詣精深，是世界著名的梵文、巴利文、佛學等領域的權威專家。請他擔任名譽館長是最合適的人選，對於提升編譯館的聲譽以及推動佛學編譯工作的開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次，季老熱愛傳統文化，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學術是他的第一生命，支持佛教學術的研究和翻譯工作，是季老的一貫行為，何況佛教寺院做編譯工作是個創舉，老人家一向平易近人而且熱心扶持年輕人的成長，我想，請他擔任名譽館長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這個事情我可以與老人家先行溝通。」

熱心扶持年輕人成長

時間不長，錢文忠給我們打來電話，說季老原則上已經答應，為表誠意，可以登門邀請。

為了慎重起見，在去北京前，我們事先擬好了一份邀請信及編譯館情況說明，準備着萬一季老無暇接見，我們可以先留下材料以便先生熟悉詳情。

我和慧覺法師在宗教文化出版社人員陪同下，驅車來到了北京大學。在季老家門前，我們按響了門鈴，一位六十歲以上的女士為我們開門，由於事前聽過錢教授的介紹，知道這位女士就是季老的秘書李玉潔。她將我們引進客廳，安排我們坐下並為我們沏茶。從她中得知，季羨林前兩天剛從醫院出來，身體還在恢復當中，這讓我們為此行的冒昧打擾而惴惴不安起來。

在李玉潔去請季羨林的間隙，我掃視客廳，不到二十平米的客廳裡，除沙發、茶几外，幾乎全部被書架所佔據，客廳的一面牆壁上，從地到頂，整齊擺放的一套《四部叢刊》凸顯出主人的博學，窗前的一幅歐陽中石畫的《季荷》圖，彰顯了主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蓮而不妖」的高潔品格。

大約過了三分鐘左右，季羨林在李玉潔的攙扶下來到客廳，老人家見到我們熱情地伸出手與我們握手，並招呼大家落座。我們心想，老人家德高望重且身體不太好，理應老人先坐，不曾想，季老很謙讓，非得讓法師先坐，說法師是僧寶，理應得到尊重。弄得慧覺法師很不好意思，拉着季老一起坐下。

我們首先轉達了玉佛寺方丈覺醒大和尚對季老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季老對覺醒大和尚的問候深表感謝。由於先前錢教授已將有關情況向季老做了匯報，所以不待開口，季老已明白我們此行的用意。老人家充分肯定了玉佛寺創辦編譯館的舉措，認為是佛教界參與學術研究的良好開端，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好事。當我們提出延請季老擔任編譯館名譽館長時，老人家爽快地答應了，並愉快地接受聘書。如此順利，讓我們頗感老人家對佛教學術研究的關心和支持程度是何等懇切摯誠，我們也真切地感受到老人家虛懷若谷、平易近人的長者風範。

巨星隕落精神永不朽

或許正因爲老人家的慈悲，我們心中的顧慮蕩然無存，我們試探性地提出能否請季老為覺群編譯館題寫館名，老人家非常爽快地答應且欲起身書寫。考慮到老人家的身體狀況，我們連忙說：「不急不急！您老有空時再寫！」老人家笑着說：「好，好，過兩天請文忠給你們捎去。」

不忍長時間打擾季老，在預定目標達成後，我們起身向老人家道別。季老說送送我們並隨即起身朝門口走，在我們的一再請求下，他才停下腳步。至今猶記季老抱拳目送我們的神情，那是學者謙卑的神情，那是長者關愛的神情，那是一代宗師希望的神情……

巨星雖隕落，精神永不朽。季老仙逝，留給我們的不僅有無盡的哀思，更有不朽的精神，那是一種鼓勵青年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精神，是一種謙和慈祥、虛懷若谷的長者風範，是一種永垂不朽的信念。

(摘自《香港佛教》)

十月芥菜——起心

□易 明

方言妙語

從「花心蘿蔔」，不禁想起另一廣東歇後語：十月芥菜。

到了十月，市上大概瓜多菜少矣。所謂「芥菜起心」，是說芥菜長出頂端柔軟的部分來。

也